

马里奥 著

末代女教主

THE LAST GODMOTHER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末代女教主

马里奥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马里奥 著

末代女教主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末代女教主

作 者：马里奥

责任编辑：郭力家

责任校对：郭力家

装帧设计：王 益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印 刷：长春教育工会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11.5

版 次：199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0

书 号：ISBN 7—5387—1235—6/I·1191

定 价：20.00 元

内容简介

二十年前，一个两手空空的意大利青年由于遭西西里黑手党的追杀亡命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偶然的机缘使他结识了纽约黑手党的教皇，从此一帆风顺飞黄腾达。二十年后的他成为了纽约黑手党的二号人物，出入商界、政界、警界，呼风唤雨权倾一时。然而物极必衰，仇家对头虎视眈眈，接二连三的莫名其妙的打击使他一蹶不振，“家族的事业”眼看将毁于一旦。

此时，他的女儿出马收拾残局，凭着过人的聪敏，令人胆寒的狠毒和如花的美貌，竟挽狂澜于既倒，最终登上了黑手党教皇的宝座，成为新一代的女教主。

“她爱美，经常猛然用枪声把对手的头颅打扮成一朵盛开的死玫瑰。她有别于以往的教主，她更热衷于用‘爱情’把男人活活杀死。纽约西区因为她而名声大振。”

这是一幅美国黑社会的巨幅画卷，女主人公从一个天真的少女变成黑手党女教主的生活与心路历程，生动呈现西方社会人类欲望的三大主题：金钱、权势、情欲。

目 录

第一部 游戏与消耗

第一章 名人 名流 (1)

弗兰克·迪莱透过宽边墨镜注视着游泳池旁的美女，嘴角泛起一阵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回想起当年阿奥斯塔·科利奥尼第一次召见他时说过的话：“小子，对我们意大利人来说，美利坚就是这么一个常识：一个人只要蛮干，总会有出息。”

第二章 午夜电话 (11)

他是弗兰克·迪莱，而不是什么库卡·扎扎。黑手党里的人物，知道他叫库卡·扎扎的人不超过三个，而且有两个早已命赴黄泉，剩下的一个能够出卖他？

他需要钱，不需要后患。一个后患可能使他死于非命。

第三章 枪手 手枪 (27)

一个枪手必须对武器充满敬意，同时，还必须同情每一个失误的对手。

是的，感觉到了杀手的眼睛，而杀手又迟迟不出现才是最令人担心的，也是最恐怖的事情。

卧室的窗子被撞碎了，一个灵巧的身影连同窗子一同

跌落进来，同时，一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

第四章 燃情岁月 (35)

“噢，天呵，我还是处女，你可千万不要对人讲，否则人家会笑掉大牙的，我已十六岁啦……”

“听着，小妞，爱情可不是健身运动。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花上一个小时光是调情。”

第二部 血腥的救赎

第五章 魔鬼之剑 (49)

“两百元。”妓女很快就将衣服穿好，声音干涩冷漠，完全失去了拉客时的热情。

管不了那么多了，文森特·凯恩警长掏出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喉咙……

第六章 警察与面首 (63)

血，只有流出的鲜血，才是一首动人的情歌。

“亲爱的，逼人流血是残忍的，应该让他自己想办法去死。你懂吗？”

第七章 月光夜总会 (77)

黑暗中有一个影子，只能凭感觉才能知道他的存在。

一束光柱罩住全身赤裸的舞女，然后聚光灯突然暗下去，场内一片漆黑。

第八章 猎人 猎物 (89)

弗兰克·迪莱点燃打火机，照了照被他击中的那个人，“怎么是你……”

“我没杀人，是我的保镖在上班工作，他有权向威胁我的任何人开枪，这纯属保卫人生自由……。”

第九章 少女之心 (99)

在黑手党内，被怀疑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卡罗尔站在吧台上，拿着一沓钞票喊道：“谁打倒这个中国人，我连人带钱都是他的啦……。”

第十章 诱惑 (117)

“既然法律禁止我养野兽而我又从养宠物中得不到什么乐趣，我为什么不可以和男人玩一玩背叛的游戏？”克莉佩奥特拉叉开双腿，两眼闪着野性的光芒，那光泽富有挑衅性。

第十一章 伪男人 (133)

一个人将燃烧的汽油瓶扔进他的车内，车子迅速燃烧起来，过了片刻汽车爆炸了。嗨，狗杂种……这汽车，这女人，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他比你强，我们可以开心三个小时，你行吗，傻瓜？”

第三部 呼喊与细语

第十二章 上帝的惩罚 (145)

妈的，我可以把我的将来扔给监狱、移民、车祸，或者，往好里说，若干年的茫然若失。

他被她迷住了，他记起了使他成为男人的女人……是女人使他雄壮和高傲……

第十三章 追杀 (157)

那个身材丰满的日本姑娘跳进浴缸，往他身上涂满肥皂……，一种从没有过的感觉从他脚跟向全身散开……。突然，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他抓起那日本女人砸向纸格子

门，与此同时，两颗子弹朝他射来。

第十四章 绑架绑匪 (167)

他出现在她房间里，她似乎并不感到吃惊。“你来干嘛？”

“我不要钱，也不要命。”

“你要什么？杂种！”

“要你！”

第十五章 乱伦 (179)

就像临刑的犯人，当刽子手把他松绑，对他宣读赦词的时候，竟被自己的恐怖所击倒，他已僵死在断头台上

了。

他们缠绵在床上。窗外的夜空中，魔鬼露出了狰狞的微笑。

第十六章 报复 (193)

他的脑子被毒品烧得千疮百孔，整个脑组织变得好像瑞士乳酪一样。这一次，他的脑子出现了短暂空白，舍命也记不起他的这个老相好当年究竟是帮助了他还是出卖了他。

“摩西，我的孩子，你一定要戒掉毒瘾。否则，你的晚年将破败不堪！”

第四部 背叛与刺激

第十七章 谋杀 (207)

她翻身骑到他的身上，使出全身解数，他感到一阵晕眩。突然她从他身上站了起来，大声叫喊：“保镖在哪，给我站出来。”

“嫁给我?”

“嫁你?我是来杀你的!”

第十八章 针锋相对 (219)

女人从来就是女人的天敌。

她想激怒她,或者是她的父亲,于是故意漫不经心地问道:“你们已经上过床啦?”

“当然,这还用问吗?”

第十九章 灭口 (233)

“我可能成为别人的仇敌,成为别人一生的仇敌。”

“不,你他妈还可能成为一个地区、萤火虫、报纸、花园、水流和新闻的仇敌!”

小子,你知道的太多啦……

第二十章 女王 (243)

她一脸孩子气,虽然她臀部丰满,乳房高耸,可那一股孩子气透出的天真使谁也不会认为她能杀人,而且手都不抖一下。

小小的屋子里充满了血腥气,气味令人作呕。

第五部 迷宫中的女王

第二十一章 坚强的回报 (255)

“上帝已经死了,这就告诉我们,该自己照料自己了。”

搞乱一个人的神经,让一个人变为行尸走肉,让他比死都难受,这是她的目的。

第二十二章 花边新闻 (267)

他会干什么呢?他会铤而走险吗?我要的就是他铤而

走险。

于是安东尼·贝斯特，他说出了所知道的一切。

第二十三章 死亡舞会 (275)

“什么，职业道德？在我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字眼。我的职业道德就是游戏的规则。”

安东尼·贝斯特胸口插着一把刀子坐在椅子上，大睁着眼睛望着他。

天啊，谁干的……

第二十四章 女人的武器 (283)

女人自身就是多种武器。她们白天亲吻永恒，夜晚与不朽共枕。

我是弗兰克·迪莱的女儿，我生来就是黑手党家族的玫瑰，我血液里就流着黑手党的血。

第二十五章 委员会会议 (301)

我想你们应该通知我参加会议，不通知我，你们马上就会知道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的事业里谁犯了错误就会死亡。

“滚出去，你没资格，委员会中从没有过女人”。

她平静地拉开皮包将炸弹放在桌上。

第二十六章 寂寞高手 (313)

“我可以放弃一切，但绝不会放弃仇恨！”

陈禹度假去了，一去无归，没人知道他在哪里。

第一章 名人名流

弗兰克·迪莱透过宽边墨镜注视着游泳池旁的美女，嘴角泛起一阵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回想起当年阿奥斯塔·科利奥尼第一次召见他时说过的话：“小子，对我们意大利人来说，美利坚就是这么一个常识：一个人只要蛮干，总会有出息。”

维多利亚式的住宅被白色的油漆粉刷一新,使这幢古样式的住宅散发出勃勃的生机。住宅的左、右和后面是一片白桦林。白桦林和这幢白色的维多利亚式住宅溶为一体。

住宅前的花园里玫瑰争相斗艳。花园前是一个椭圆形游泳池。池边一个巨大的遮阳伞。遮阳伞的白色躺椅上,躺着身体早已发福的库卡·扎扎。

库卡·扎扎戴着宽边墨镜,镜片上映出婷婷玉立的白桦树林,映出波光粼粼的游泳池,映出池边几个丰乳蜂腰的妖冶女郎。

那几个女郎身着比基尼式游泳衣,有的钻入池中戏水,有的摊开四肢,将身上的比基尼脱下,全身赤裸地享受着日光浴。

库卡·扎扎到美国已经二十几年了。二十几年来他成了纽约黑社会中令人头疼的人物。不过此时的库卡·扎扎已改名为弗兰克·迪莱——一个典型的美国名字。如果不看他那张意大利人所特有的棕色皮肤和他那一头卷发,听他的名字,人们会以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弗兰克·迪莱不仅名字美国化了,而且他的生活方式也成了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美国,我爱美国。弗兰克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这可爱的大陆就像一座开放的监狱,最初你也许憎恨它,逐渐就会习惯它,久而久之,你会依赖它、热爱它。

不止一次,迪莱回想起阿奥斯塔·科利奥尼第一次召见他时说过的话,“小子,对我们意大利人来说,美利坚就是这样一个常识:一个人只要蛮干,总会有出息。”

按照意大利黑手党的清规戒律,男人必须忠实于自己的妻子,必须忠实于自己的家庭,从而才能更忠实于“我们的事业”。可是弗兰克·迪莱——一个已年近半百的老头子在这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中间,算是忠于自己的妻子吗?

不远处,安东尼·贝斯特穿着三角游泳裤,超级大腹在泳裤上边垂了下来,虽然脂肪过剩,可是他的动作依然敏捷,脸庞带有棱角,像一个全身充满朝气的小伙子。

透过茶色墨镜,一切景物显得有些黯淡,尤其那些皮肤已经晒成棕色的妞儿们。贝斯特将目光停留在一个黑人小姐身上。一头卷发,肥厚而充满肉欲的嘴唇,洁白的牙齿。妈的,这口雪白的牙齿肯定是假的。不然,怎么能和腥红色的厚唇搭配得那么和谐,那么自然,就连一向挑剔的贝斯特也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贝斯特对女人,尤其是对这样的黑女人,品味一向是很高的。

弗兰克这个老王八蛋,他总有办法将全美国最漂亮的妞儿吸引到他的周围。

贝斯特透过茶色墨镜打量着这个黑女郎。

她看上去近五英尺九寸或者六英尺,穿上高跟鞋肯定有六英尺高,双腿修长而笔直。丰满的前胸,结实而富有弹性……贝斯特的目光始终没离开这黑女人的双腿,双腿的肌肉线条优美,从膝部往上圆柱形蔓延,在两腿根之间肌肉又向里收去。

这个黑女郎举止和谐,动作优雅,一举手一投足都非常得体,甚至她的一颦一笑也都恰到好处。

虽然她也是个出卖色相的女人(到这里来的女人哪个不是如此呢?这是上帝赐给女人天生的征服男人的本事),可是她却骄傲得像头小鹿。在泳池边走来走去,高挺着胸部,收紧自己的小腹。她环望了众人一眼,一下子接触到贝斯特的目光,当她发现有人透过镜片打量自己的时候,显得更加倨傲,不可一世。

骄傲,狗杂种,骑到这黑妞身上她还能那么骄傲吗?

贝斯特咧嘴一笑,将手中的雪茄烟放到茶几上的烟灰缸里,

摘下墨镜，退掉了一层茶色的泳池显得更加诱人，退掉了一层茶色的黑姐更加显得婷婷玉立。

贝斯特和这黑姐的目光相遇了，她冲贝斯特咧嘴一笑。

妈的，她的笑真醉人，婊子。

黑姐的笑既大方又坦诚，一口洁白的牙齿闪着蓝色的光泽。

贝斯特向黑姐勾了勾手指，黑姐迈着弹性的步子来到了贝斯特遮阳伞底下的一张空躺椅上。

“嘿，我在哪里见过你？”

黑姐又大方地笑了一下。“你见过我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贝斯特蓦地想起，是的，是的，是在《花花公子》杂志的扉页上，她是扉页女郎。除了《花花公子》杂志……对了，他老婆的时装杂志上，这女人也是封面女郎。

“莫尼卡，你叫莫尼卡，对吗？”

“我可是没见过你呀？”莫尼卡的目光坦诚而热烈，但这坦诚而热烈的目光中流露出某种欲望的沟壑。

“我看过你的时装表演。”贝斯特在撒谎，他讨厌时装表演之类的东西。“我陪我妻子去看时装表演，嘿，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真的？”莫尼卡一脸的惊奇。

贝斯特拿起香槟将莫尼卡面前的杯子斟满，然后举起杯子向莫尼卡点点头。莫尼卡也举起杯子，轻轻抿了一口，然后丢给贝斯特一个媚笑。

妈的，这婊子喝酒也这么高雅。我喜欢举止文雅的婊子。

贝斯特好交黑女人。这是他的偏爱，虽然表面上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可是对于女人他自有一套理论。就像吃菜一样，永远吃一道菜是会腻的，只有经常换口味，才能保持自己永远有好胃口，只有经常地换女人，才能保持自己旺盛不衰的情欲。

贝斯特见过的女人太多，可是他从心里由衷地赞叹莫尼卡。

就连走路她也像个骄傲的风流公主,仅凭这一点就使贝斯特赞叹不止。

“嘿,帮我涂涂防晒油好吗?”莫尼卡变魔术一样解开了自己的乳罩,同时也丢掉了自己的短裤。虽然这短裤穿和没穿几乎没有区别。

给女人涂防晒油贝斯特是老手,不论是在沙滩上还是在游泳池边。

“嘿,不用日光浴你的皮肤也是一流的。”贝斯特在拍莫尼卡的马屁。

听到赞扬,莫尼卡回过头来又丢给贝斯特一个媚笑。她的皮肤细腻,光滑,仅仅这皮肤就会使男人血流加速,心跳加快。

作为黑人和玻多黎各人的混血儿,她棕色的皮肤细腻而润泽,仿佛象牙雕刻而成。

贝斯特将防晒油朝自己的手心滴了两滴,然后那双毛茸茸的大手便在莫尼卡的身上放肆起来。随着贝斯特两手游鱼般的动作,身下的莫尼卡从喉咙深处发出一种原始的呻吟。

这呻吟是挑逗还是默许?还是迫不及待?

贝斯特在这种声音的挑逗下感到心脏在加速跳动,血液仿佛顷刻间都流到了他的头上,他不仅口干舌燥,而且感到自己正在膨胀。

“嘿,你不感到这里的阳光太晒了吗?”贝斯特问道。

“是的,我深有同感。”二人相拥着朝镶着花岗石台阶和粉红色玻璃的屋里走去。

名模莫尼卡是弗兰克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在服装展示会上认识的。更准确地说,是莫尼卡那高傲的风姿,优雅的举止迷住了他,使他想起了一个女人,一个黑皮肤的女人……

那个女人埋在他的记忆深处已经好久了,是莫尼卡使他重

新想起了那个女人。是的，是的，那个黑女人和莫尼卡一样，身材高挑，像一头骄傲的小鹿，而且举止优雅。

他的戴安娜，是一个下等妓院的妓女。弗兰克记得清清楚楚，那个妓院里有两个黑皮肤女人，这样的女人似乎永远是妓院里的明星。

初闯美国时弗兰克经常光顾那家妓院，而且成了戴安娜的常客。

戴安娜虽然高傲，也缺少温柔，客人们都说她是冰美人，可是弗兰克却永远觉得她热情如火，正是她那如火的热情使弗兰克如醉如痴。

即使发迹了以后，他也没能忘记戴安娜，仍然和戴安娜幽会。只是不能再光顾那样的下等妓院，可他经常将戴安娜接出来，接到汽车旅馆，或是大饭店享乐一番。

“戴安娜，我发现我爱上你了。”

那个夏天的黄昏，当弗兰克像意大利维苏威火山般爆发之后，他从戴安娜香喷喷的胴体上跌落下来，瘫倒在床上，抽着粗大的哈瓦那雪茄说道。

“噢，弗兰克，你爱上我了？这可能吗？”戴安娜一阵尖笑，可是她的尖利的笑一下子就打住了，因为他看到了弗兰克的目光，那目光流露出自其内心的真诚。

“这么说，你真爱上我了。”

弗兰克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把戴安娜紧紧地抱在怀中，像是戴安娜就要突然消失一样。

戴安娜一下子推开了弗兰克：“爱上我了，爱上一个和所有的男人睡过觉的婊子……。”

不知道为什么戴安娜一下子暴怒起来，在弗兰克的记忆中，戴安娜虽然高傲，可她并非喜怒无常的女人，在他的记忆中，在他们交往的几年中，戴安娜发脾气还是第一次。

戴安娜跳下床，扯了一条浴巾披在肩上，在地上走来走去，